

晨報副刊

102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月

晨報副刊

102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

農 副 報

十五年七月
第五十八期



晨報副刊第五十八期目錄

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

本報。從十四年十一月起改訂今式，以圖開明。訂定後，每日內容，分為四版，即：論著，文藝，詩歌，雜著等，隨其志。原刊主編。又因原刊由滬東遷，主編，社會週刊由滬東遷，主編，東遷週刊由滬東遷，主編。以上三種週刊，從今日起，不分分門。則。以上各版，下均或明或暗，以維其則。

論著

- 「落葉」序 (一)徐志摩
神鬼和中國人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中國古代的成人禮(冠禮)(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什麼是行為派的心理學? (二)陳寶鏗
暗示及其對於人格的影響 (三)顧頡剛
西行日記序 (四)顧頡剛

文藝 (附譯述)

- 「我想」 (三)沈從文
蘭子(續) (四)沈從文
活財產(續) (五)沈從文
羽衣 (六)沈從文
女 (七)沈從文
朝鮮的夜哭 (八)沈從文
送窮行 (九)沈從文
歸家 (十)沈從文
情願 (十一)沈從文
哨兵 (十二)沈從文
三顆紫塔波 (十三)沈從文
淡忘 (十四)沈從文
大雨歌 (十五)沈從文
江南風景 (十六)沈從文

雜著

- 在赤羊城裏 (一)NT女士譯
小品(一) (二)NT女士譯
小品(二) (三)NT女士譯
致死若序 (四)NT女士譯
小品(三) (五)NT女士譯
廢止腳運動 (六)NT女士譯
小品(四) (七)NT女士譯
小品(五) (八)NT女士譯
小品(六) (九)NT女士譯
南歸困信隔兩月記 (十)NT女士譯

劇目錄

第三號

- 新劇與觀察 (一)西
辛頓(J. M. Synge 1871-1909) (二)葉
舊戲評價 (三)余

第四號

- 戲劇與道德的進化 (五)郭以

- 病入膏肓的蕭伯納 (六)張
劇院藝術 (七)張

第五號

- 中國語言與中國戲劇 (八)楊振聲
我記得的學校演劇 (九)王世英
劇院藝術(續) (十)楊振聲
「兵變」之後 (十一)楊振聲
「戲劇與道德的進化」 (十二)郭以
戲劇家佚事(二) (十三)郭以

第六號

- 九十年前的北京戲劇 (十四)顧頡剛
代價價的高斯德綏 (十五)顧頡剛
光影 (十六)顧頡剛

第七號

- 戲劇藝術辨正 (十七)梁實秋
頂天立地的貝業勤 (十八)梁實秋
布景 (十九)梁實秋

國際週刊目錄

第三十八號

- 國際紛爭調解的新方法 (一)陳登峰
羅馬尼亞國政黨和政局的研究(上) (二)彭學沛
二十五年來美國的經濟發展(續) (三)黃汲清

第三十九號

- 羅馬尼亞國政黨和政局的研究(下) (四)彭學沛
美國的帝國主義 (五)楊周

第四十號

- 德國的恢復殖民地問題 (六)皮公宇
法國的和平政策 (七)李樹岐

第四十一號

- 法內閣命運短促之原因及影響 (八)熊保豐
德國人與其喪失的殖民地 (九)馮富廉譯
國際宣傳赤化機關及其賄買方法 (十)NT女士

第四十二號

- 國際聯盟的厄運 (十一)齊風
國際近事座談 (十二)彭學沛
英內閣在憲法上的地位 (十三)熊保豐
阿伯深尼亞 (十四)楊周

第三十七课

(一)黃汲清譯
(二)許仕廉
(三)湯鶴逸

第三十八回

平民教育特刊一

起

平民教育三問題底解答……

(七)湯	(五)晏	(五)張
茂	陽	茂
如	初	仁

第三十九課

南美政治狀況
論武力答硯貽先生
遺傳學上兩大潮流（續）
世界各國之軍備（續）

(九)袁惇序記
(一〇)許仕廉
(一一)湯鶴逸
(一二)黃汲清譯

第四十課

我們爲甚麼要辦愛國中學

（三）新 蹟

世界上磅薄躍動的四大政治中心
世界各國之軍備（續）

第三十六课

兒童家庭的生活……………(一) 郭伯文
家庭工廠實驗談……………(二) 周大鈞編著
乳兒的榮養法……………(三) 李凌雲編著
兒戲(續)……………(四) 郭奉剛編著
家庭小說 文明奴隸……………(五) 荷言青

第三十七號

(五) 郭鼎煥
 婚姻儀式應當合理化
 (六) 周大鈞編著
 家庭工藝實驗談 (續)
 (七) 李凌雲編輯
 乳兒的營養法 (續)
 (八) 青
 家庭小說 文叢奴隸

第三十八號

乳兒的榮養法(續)	(九)李達雲編輯
家庭工藝實驗談(續)	(一〇)周大鈞編著
兒童之生物的遺傳	(一一)增璠譯
蠶豆人	(一二)許興凱
家庭小說 文明奴隸	(一三)綺青

愛的小說第一集	杜威五大講	小說第二集	愛美的戲劇	心理與生命	遊記第一集	自己的園地	智慧	戴東原文集	義賊畢加林	道義之交	小社會	小政治	小小說	小本國
一冊四角	二冊一元	一冊五角	一冊五角	一冊六角	一冊三角五分	一冊四角	一冊六角	一冊四角	一冊七角	一冊六角	一冊三角	一冊四角五分	一冊二角	

匪窟自生	史地新論	遊記第一集	小說 遊記 狂	婦女健康	羅素社會結構學	晨報五週年刊號	晨報六週年刊號	五卅痛史	新英雄主義	柏女士談話集	晨報正張合訂本	晨報副張合訂本
一冊三角	一冊七角	一冊三角	一冊六角	一冊二角	一冊一角三分	一冊三角	一冊六角	一冊五角	一冊一角	一冊四角	一冊四角五分	一冊三角

外埠另
先郵費
照書價
加一計
算不通
滙兌地
方可用
一分四
分郵票
代價九
五折算

目書

新報	大	八	角
增刊	大	八	角
附刊	大	八	角
...	...	...	...



「落葉」序

徐志摩

這是我寫的散文集，一半是講稿：「落葉」是在師大，「話」在燕大，「海潮上種花」在附屬中學講的。「青年運動」與「政治生活與王家三阿嫂」是為始終不曾出版的「理想」寫的，此外三篇——「論自殺」、「知覺忌日——談革命」、「守舊與「玩」——都是先後在晨報副刊上登過的。原來我想加入的還有四篇東西：一是「吃茶」，平民中學的講演，但原稿本來不完全，近來幾次運動以後，連那殘的也找不到了；一是「論新文體」，原稿只寫了幾頁，重寫都不行；還有兩篇是英文，一是刊登「創造月刊」的「藝術與人生」，是上次「文友會」的講演——「Personal Impressions of H. G. Wells」 Edward C. Penner and Katherine Manfield——但如今看來都有些面目可憎，所以決意給刪了去。

我的懶是沒法想的，要不為有人勸着我，我是決不會自己發心來印什麼書。促成這本小書，是孫伏園兄與北新主人李小岑兄，我不能不在此謝謝他們的好意與助力。

這書的書名，有犯「變的嫌疑」，該得聲明一句。「落葉」是前年九月間寫的，去年三月歐行前伏園兄問我來印書，我就決定用這個名字，不想近來郭沫若君印了一部小說也叫「落葉」，我本想改，但轉念同名的書，正如同名的人，也是常有的事，沒有多大關係，並且北新的廣告早一年前已編出去，所以就隨它。好在書與郭君性質完全異樣，想來沫若兄氣大，不至拿冒牌以替的罪名來加給我吧。末了我謝謝我的朋友——多因為他在百忙中替我製了這書面的圖案。

上面是作者在這篇序裡該得說明的話，我還想順便添上幾句不必要的。我印這本書，多少不免躊躇，這樣難算難湊的東西，值得留成書嗎？我是個為學一無所成的人，偶爾弄弄筆頭也只是隨興，那够得上說思想？就這書的內容說，除了第一角「落葉」反映前年秋天一個異常的心境多少有點分派或許還值得留，此外那幾篇都不能算是滿意的文章，尤其是一「話」與「青年運動」兩篇，那簡直太「年輕」了，思想是不經爬梳的，字句是不經洗鍊的，就比是小孩拿木片瓦塊放在一堆，却要人相信那是「唐皇宮」且不說高明的讀者，就我這同自己較看的時候，也不免替那位大膽厚顏的「作者」捏一大把冷汗！

我有一次問顧頡剛先生他一天讀多少時候書。他說除了吃飯與睡覺！我們可以想像我們「古史辨」的作者就在每天手拿著飯箸每晚頭放在枕上的時候還思念不忘他的「禹」與他的「孟姜女」！這才是做學問！像他那樣出書可以無愧。像我這樣人那裏說得上？我離開未嘗不想學好，但天生這不受羈絆的性情，一方在人事上未能絕俗，一方在學業上又不會受過站得住的訓練，結果只能這「秋來嘯」式的東拉西扯，近來益發感覺到活力的阻滯與意識的虛浮，比如階梯間的一回止水，開窗聽雨的時候有枯樹的恐怖，那邊貯存什麼「源遠流長」的感想？

志摩 六月二十八日，北京。

在赤羊城裏

甘尼爾著

「赤色的廣州」上海人常這樣說，「他們」昂希札維克「香港的人更進一步的說。你常常聽到蘇聯新聞之如何幸福，共產軍之如何威武。他們器械之如何精良。倘若你走近廣州，你愈能聽到更多的迷魂故事。

一傳傳的來廣州播着從後校園裏吹來的「青風」。繁盛的珠江沿岸泊下無數的船隻，然而現在的情形却不甘往昔了。

英國船隻不能直駛駛入廣州，外人必須在沙面上岸，然後登岸的碼頭廣州。這是為六月二十三號殺事件，粵人即起始仇英的原故吧。六月二十三給與粵人心靈上重大的創痛，然而中外相互的仇視與來也很久了。

慘殺事件發生的前十天，黃埔軍艦的黨軍已完全將漢口軍艦中，六月二十三的游行是響應九卅案而舉的。大談中有男工，女工，學生，商人，官軍軍兩旁全副武裝的護衛游行，從大東門一直浩浩蕩蕩的擱到海邊的沙基。猛烈的開火聲，連續的砲聲三響。中國人說沙面維多利亞旅館二層樓一個巨人發彈的，英德領事館被炸毀一個俄人身上，說是有俄人預伏在樓頂，有意發彈的。這事的結果遺憾，但不必嚇得內道過丁！我們最好注意到因這事而發生的種種不幸。

自從那天起，雲結在廣東人心靈上的慘劇突然的放出猛烈的火燄。所謂對英經濟絕交的政略居然繼續進行以至今日。香港對粵的輸入額在五個月之內從二，二五，二七九噸降為二六六，九三

死人之戀愛
中國女子之戀愛
東海之濱
文西論集
四角
四角五分
四角

第四卷第八期六月二十六日出版
時事短評

人口問題的討論
廣州的近狀
第三卷合訂本已出版
創編者
編輯者

沒有什麼驚動的。要園子在一定生活中發現自己新的不同處來真是不會有的事。園子根本上就像一個思想要分的人，沒有要求，縱有，也就是希望另一批新同事來少對他作弄一點而已。實際上，他是那麼，每一個眼前所來的一天都如過去的某一天，除開放假，寒暑無異，他都是規規矩矩到辦公室去辦公，接受同事們各在家中就預備下來的各種新鮮笑話方法。回到家後，做完我才所說那種無例生活後，就躺在自己那具很精緻潔淨，京綢緞被面，花布新式扁枕的床上去，做一點比較上使自己平靜一點的夢。做夢有時是對同事的復仇，所以當然不免比普通時的園子要激烈點，不過大多數說來，在夢中的園子，依然還是白天我們所見到的園子一個目標：怕生事，愛和平，極其忠厚老實，對學力迫害，所守的還是無抵抗的消極的主義。

他常常在夢中覺得這是夢中，夢中是可以任意同人打罵不怕上司的處罰的，於是預備捲衣袖起身對同下用力施報復了，最不幸的是最後還是被別人用一隻硬繩子或一個紙球，口喊「法寶來了」，把園子驚倒于地，醒來心只是突突的跳。他有時又夢到在家中正與園子，一匹小小的灰色老鼠從腳下竄過去，且停在對面那字紙裏旁觀望自己。有時又夢到被幾個同事包圍，一個同事正揚起手喊打，打，自己急得無法解脫，想化一隻什麼鳥雀飛上天去，或口中念念有詞，縱不逃到別處，同事們為隱身法所蒙蔽，把自己所在地就藏過了。園子見到小小老鼠，那同事們的再現，被同事包圍，也是事實的再現：其不同處，就是事實上為同事們壞惡的言語所攻擊時，想化一隻鳥無從變化，在夢裏，則居身上腋下長了一對翅膀，一振動，就離開同事的攻擊火線以外去了。或者雖仍然立於同事身邊，但同事們已不能再見到。園子又有兩次夢到如新升了科長，三年中只有兩次做這種夢，自然不能說是園子不應有的野心。又做了一次自殺的夢，夢到如同事逼迫不過，當到衆人面前就用裁紙刀自刺死了，倒在血泊上，身邊流了一灘血，且寫了一封遺書給縣長，說同事們怎樣怎樣的壞，直到縣長把遺書讀完，也流下淚，說這人可憐，登時就把凡是欺侮過園子的同事都叫去為園子執紼送喪，於是園子就滿意醒了。……

的，就是夢中還不能逃出同事獨在一地方去辦公，總是那幾個同事假裝的提起頭來打，事實上有些同事早已離了睡著往別處去了，但夢裏則凡是那幾個頂刺刺的總在場。當到自己搖身一變，自翅勝生出以後，剛要飛去時，或又被一個同事扯到一隻脚，落下地來，或身上雖有翅勝毫無從上飛，或翅勝被一個同事用力牽了去，（想來念得十通的咒，則地上先為同事念了個「W」的符，）慘極無所措手足，和到事實一樣，把自己圍到一羣瘋狗樣的同事中間，讓幾匹瘋狗咬來就咬，或又不咬，總之，逼得自己快要昏迷時才得救。

在A地方，如今大約還有個園子存在著。

三月西山小家庭

活財產 (續) 趙景深 譯

這些眼淚和這些話打進格羅和士基靈魂的深處。格羅和士基要胆怯的看著那沙灰白的臉，絞著雙手。

他要胆怯的說：「樊亞，去睡罷。」

「我就走。」米學佳，來……上帝來幫我們……我想到我的妻做了奴隸，我就睡不著……但這不是格羅和士基的錯……這是我的，錯是他的……拿錢換債，一點也不錯……」

白天樊亞也不能安穩的睡格羅和士基過日子。格羅和士基非常恐怖，就是他在睡沙身邊。他同她去的，講故事給她聽，借書給她讀，有時格羅和士基有病，還同她坐在車上出去玩，不知到什麼地方去，整夜的不回來！

格羅和士基咬著唇想：「這是夢魔的，不人道的。」

格羅和士基就覺繼續不斷的和麗沙接吻，他沒有那些密一般的吻簡直不能生活，當着樊亞的面接吻實在難為情。這真是苦惱。苦命的人兒感到被棄了。但不久命運又憐憫他。樊亞忽然一個禮拜沒有回來。客人約了他同到一個地方去了。……米學佳也帶去了。

有一個晴朗的早晨，格羅和士基散步回家，一臉的鬱色。

他擡着手向麗沙說：「他來了。我很歡喜，他來了！哈——哈——哈——」

「你為什麼笑？」

他帶了好幾個女人來。

「什麼女人？」

「我不知道。……他有了女人是一件好事，……一件頂好的事，真的。……他依舊像個少年人的樣子。到這裏來！你看！」

格羅和士基引麗沙到露台上，指著對面的別墅。他們都大笑起來。這是很好玩的。樊亞站在對面別墅的露台上微笑。兩個黑髮的女子和米學佳站在露台下面。女子們正在歡笑，高聲的說着法國話。

格羅和士基說：「法國女子。……我們這邊的那個長得還不錯。輕佻的女郎，但那不要緊。輕佻的也有好的。……但他們實在走得太遠了。（下句偷說出來，應該是「恐怕有點靠不住。」——譯者註）」

有趣的是，樊亞在露台上蹲下身來，伸着脖子，圍着一個法。女子的肩，將她舉在空中，放在露台上，嘻嘻的笑個不住。把兩個女子都舉上去了以後，又把米學佳也舉了上來。女子上去以後，又跑下來，這樣繼續的做。

格羅和士基看到這種情景，低聲說：「好力氣，嘿！」這種工作繼續了六次。這兩個女子很可愛，將她們的衣服吹起，她們也不以為意。當女子們到了露台，把腿跨到欄杆上的時候，格羅和士基羞愧的低下了眼簾。但麗沙只是望着笑！她的意思怎樣呢？她以為這並不是男子自己的行為不正，實在是女子們不好。

晚間樊亞跑來，煩惱的說，他現在要管家務了。

他說：「你一定要以為她們是誰是誰。她們實在是法國人。她們尖聲的喊叫，喝酒。……我們全都知道……法國人人生來就是這樣的！簡直不可救藥……」

王子——樊亞又說：「差不多無代價的給了我。……他說：『帶去，帶去……』將來我一定要把你介紹給王子。一個有學問的人！他不時的寫，寫……你知道她們的名字麼？一個叫芬麗，一個叫芬麗白勒。……即此便是『洲，哈——哈——哈——』

「哈——西方！再會！」

樊亞平靜無事的別了格羅和士基與麗沙，又去忠心報効他的女子們去了。整天談笑與和杯盤聲從對面別墅裏發了出來。……直燈一直照到深夜不熄。格羅

羽衣

三保松原的近處，說起漁夫伯龍，大概人都曉得，他在漁夫中間，算是個美男子，愛漂亮，更加上好色。

他到現在換了四房妻子，尤其是第四房的妻子，係久能山麓富翁的姑娘，因為陳心伯龍親甥的姿態，特帶了多少財寶來嫁他，但這個女子，跟他兩年，他也漸漸厭倦起來，後來並沒有電大理由，又同她離婚了。

「伯龍要受天罰啊！和那樣好的妻
房離了婚，還想求甚麼樣的女子哩，他從
今怕要斷送這女子的命運罷！」大眾都
在非難伯龍。

但伯龍無論對甚麼的女子，不要多久，便生厭了，只要半年同住在一塊，女子的秘密，他全都曉得了，及至住到一年，甚麼趣味甚麼笑樂都已消失，若到兩年，鼻子挨着嘴，無論怎樣，再也不能耐下去了。伯龍自己也常想着，凡屬女子，爲甚麼這樣即刻就叫人生厭？自己也感着無味，世間的夫婦，雖到不成性證的興味時，常有兒女及詩歌來作運籌，我則萬做不到。

故伯龍，人聽說他「怕要斷送這女子」的命運」的壞話，其實他也很像這「的」無情，只是他無論對甚麼樣的女子，最初驚異，其次滿足，再次便威著平凡了，及至穩了平凡以後，便成情性了，所以結局，只有幻滅一途，在他自己，也很明白。

他自是以後，便度閒散的獨身生活了，於進倒也快樂，因獨自一人，也沒有遠出做事的必要，只到鯉魚季和鰱魚季，稍稍着神出去打魚，平常只一人起臥，很覺

輕適

前曾說過，伯龍是個業男男子，並且愛漂亮，所以他雖不想接近女子，女子知道他的多情，多反來接近他，獨他對女子，雖巧於應付，但到某程度以上決不深交，他很曉得一種深交，便要結婚，結婚同住以後，又要變成一種幻滅。

某年春天的早晨，正是開始釣鰻的時候，他原打算那日要去到海濱，及他起牀時，已近七點鐘了，清淺的漁舟已全山去打魚去了，但他也別無懊悔，悠悠然走向海濱；

那日的天氣，爲平常所無，微風徐動，波靜海青，尤以富士山對面松原的松梢，彷彿近在前邊，秀氣可攝，甚至平常見慣的消邊的白沙，也覺如珊瑚如銀，他對此景色，不覺心醉，從自己的住家，行到近半里的路程（日本半里約中國八里有餘，譯者附注）突然空間像散了甚麼香料一般，發出一種芬芳的香味，又覺若有未曾聽慣的一種聲音，傳來耳底，他驚了一跳，抬起頭來，仰視太空，空際更有比櫻花，嬌美的花瓣，在那裡飄橫飛舞，

伯龍真極想一定有甚麼可喜的奇蹟，戰戰兢兢的張望着他的四周，突然看見在半町遠的對面，一個高不過一丈上下的小松枝上，掛着一件白衣，隨着春風在那裡飄動。

他覺得必有原故，頗朝走到松樹下邊，仰攀松枝，急忙地早把白衣籠下來了，白衣白過素絹，輕於羽毛，簡直沒有一點重量，輕飄飄地落在他的手中；

他翻來覆去映着天光看了一會，覺得是一個女衣，至於是甚麼貴人穿的，他却

荷池寬原齊
湯鶴逸譯



第一四二三號

三
金果

羽衣

菊池寬著
湯鶴逸譯

活財產（續）

契阿甫作
趙景保譯

神與和中國人

梁佩寰

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五日 星期一

一點沒有想到，只知道是貴重物品，一定無疑，他好像比釣得一個肥嫩的大鯛魚，還要高興，拿舊衣急忙回到家裏去；他正在想着，突然聽得有人從松林裡走出的聲響，並即刻把他喚住：

『噯！那個衣裳是我的，你拿去做甚麼？』一個青年女子的聲音，在那裏喊著；

他正想着，突然聽得有人從松林裡走出的聲響，並即刻把他喚住；

「賭！那個衣裳是我的，你拿去做甚？」一個青年女子的聲音，在那裏喊著！

他驚了一跳，見在大松樹旁，有個隱着身體，望窗那邊的女子的面龐，長得容光煥發，非常美麗，當時他看見這個美麗而嬌嫩的女子，不覺浮心大動，他一面抑制住輕薄的微笑說道：

「這衣裳是我拾的，我要帶回去啊！」

女子現出很難堪的樣子說道：

「那是天人的羽衣，不能輕易給人，請你照原來的樣子放下吧！」

女子的聲音，慷慨而有威嚴，好像飛來就可以拿去的樣子；

原臉的伯龍，稍稍覺得寒愴，但他却毫不氣餒，便說道：

「這件衣裳的主人，果是天人嗎？你不要裝精做怪，我將把他當作國寶，不

天人聽了以後，顯出要緊的予子，說

「惡哉，我若沒有了羽衣，便斷絕飛昇之道，永不能重回天上，無論如何，還是請還給我吧！」

伯龍聽了，愈覺得勢，想道：只要把這個羽衣，緊緊圍住不放，天人將聽我所

於是便把羽衣，疊得很小，——比較皮製的兩外套還要小——便一步緊一步，將要奔回家中。

天人急舉起悲聲，倒於地；他對普通女子的哭聲，雖常聽見，而天人的哭聲，更加十倍的悲慘，聽了幾乎叫人腸斷，因此照照清波，也好像隨着稍稍陰慘下來。

厚臉的伯龍，究竟不是惡人，走了十二丈多遠，便停住了腳，回頭頭來，看見哭倒在松根底下震顫的天人，心中突覺得憐憫，同時並又興起一種肉感，沉思有五分鍾久，他便回到天人的跟前，說道：

「看你憐愛，像是很痛楚，那麼，我奉還你就是。」

天人很高興的一躍從地上爬起來，「啊呀！那就教我喜歡了，請還給我！」

但伯龍卻沒有容易交還的意思，於是他便提出心中所豫想的條件，說道：

「我自見清姿，起的墮入懸壺的迷途，令人渴想不已，你若勉強能使我一月或兩月的妻房，和我同衾共枕，我定把衣裳還你。」

這個於天人，自然像似難題，但看見伯龍頑皮不許的樣子，到底也斷了念頭，允許伯龍的要求，約定只做三個月的妻房，幸而地上的三月，只不過天上的三天，僅三天不在，回到天上也能想法子瞭解，並說道：

「既然這樣，那麼，請先將衣裳還我！」

「不然，倘若現在將衣裳還了你，你時不和我同衾，就此仍返天上。」伯龍很不願意將衣裳還他，

於是天人便說道：

「不然，疑惑只在人間緣有，天上是沒有虛偽的。」

伯龍也居然信了天人所說的天上的誠實，他即刻便把衣裳還還了，天人欣然穿上羽衣，既而叫伯龍攬着她的手，毫無嫌惡的樣子，回到伯龍的家中。

漁夫同鄉們，談到伯龍的新妻房，都睜着白眼面面相覷；伯龍和他們相遇時，也很自負不淺；

「喂，你們都說我要斷送女子的命運等等閒話，誰能！誰我現在的妻房！」

漁夫們一句話也沒有了，都驚羨着伯龍的因緣，自從伯龍的妻房是個天人的話，傳出了以後，甚至有從隣近來看稀奇，伯龍此際已成了鄉中第一的幸福者。實際說來，伯龍在過了十天上下，已

對這個妻房懷疑起來了，雖她生得美麗，看她的姿容，已叫人陶然如醉，而且於性慾方面，也能叫他十分滿意；

他在早晨起來，他却不得不自己做飯，和妻房自己不吃飯，甚至做飯的方法，也都不曉得；並且很喜歡朝朝，伯龍從天初破曉時，便起來做飯，而她在袖着安睡的時候，在牀上做她天國的夢；早晨尚可說，一到晚上，他在海上勞動一天，極疲憊的時候，她更無情，水也不燒，火也不舉，只毫無情，呆然坐在牀下。

伯龍在新婚當時，因很歡愛她，自閉口無言，但過了二十天以後，已再不能更守戒了。

「喂，你想來我家，有了多少日子，燒開水的方法，你若學得一點，！」

伯龍雖這樣說，天人總是燦然的含笑無言。

此外更有叫人不滿意的，就是不說話，睡在牀邊，這些打魚的細事，她也毫不感着興味，甚至想引起她的妬心，告備前妻的種種好處，她也只是含笑顯出很快活的样子。

又過了一個月後，某日海上從下午便起了風，及伯龍歸岸，日色已黃昏了，至走進家門，時已九點；

只見天人微紅的白影，一人獨坐在燈火全無的室中，伯龍到此，自不得不生氣了；突然向她的腰便是一腳踢去；

「還不是點鐘的時候嗎？這樣的痴人！」

天人因她的體輕，經過一踢，被飛擲到十幾丈遠，但還是一聲不響，在暗處不住的發着笑，伯龍到此已無法可施，仍不得不以疲憊的身體，去開始淘米做飯。

原來天人生得美麗，性慾方面，也叫他十分滿意。

但伯龍到第二個月，已經再不能耐下去了。

一日伯龍便對天人謝罪：

「我和你的期約，雖原定三月，今願從我解約，請你早回天上。」

「天上沒有食言的人，！」

天人此時開口答道：「於是在三月內，終沒有動身，及至天人回歸天上時，伯龍已成了頗重的神經衰弱症。

附注

菊池寬(Shigeo Kikuchi)為日本近代有名作家，與武者小路實川龍之介齊名。

名，他的劇本，多為人譯成英文，風行英倫，英倫晨報(Morning Post)曾著Dramatist of Japan一文，大加贊許；他係日本帝國大學英文系畢業，現僅三十七歲，他的創作態度，周作人君所譯的南部修太郎的菊池寬說得最中肯綮，茲為供讀者參攷，摘引於次：

「Here is also a man——這小是說畫了菊池寬作品中的一切人物的話，——他們都有最像人的人相，願意活在最像人的人間界，他們有時為冷酷的利己家，有時為慘淡的貧窮者……但無論他們中間的誰站在我眼前，我不能憎惡他們呵罵他們，這還是因為他們惡劣的性格或醜的威情，愈是深銳的顯露出來，那藏在背後的更深更銳的活動着的素質可愛的人性，打動了我的原故，引近了我的原故，換句話說便是愈玩菊池寬的作品，我便被喚醒了對於人的愛的感情，而且不能不和他同吐(Here is also a man)這一句話了。(原文見現代日本小說集附錄)」

活財產(續)

趙景深譯

格羅和士基仍住在那個別墅裏……他的希望和要求小而精確，依舊集中在魔沙身上，僅集中在他身上，別無他望！仍和以前一樣，他的眼睛老是望着她，一邊流淚，一邊就陷入了沉思：「我是如何的快樂呵！」這個可憐人的確覺得非常快樂。魔沙仍和以前一樣，坐在露台上，不知何故，煩悶的眼睛喜歡望着對面別墅和繞着別墅的樹林，從樹林裏過去，可以窺到深藍的海。……仍和以前一樣，她白天大部分消費在沈默裡，時時落淚，每每使得格羅和士基也心酸。她應該慶祝她自己有了一種新感覺。蟲子在咬嚼她的生活力，……那蟲子便是苦惱！她非常失意，苦念她的兒子，苦念她舊時愉快的生活。她過去的生活並不特別愉快，但仍覺比現在愉快些。想起以前，她和丈夫常到戲院裏去玩呀，赴宴會呀，訪朋友呀，多麼有趣。現在同格羅和士基在一起，靜寂虛空得似死人一般！再者，這裏只有他一個人，又是煩惱，又是惱恨的接看惱心的吻，就好像一個老祖父，又是哭，又是歡喜一樣。

這真是煩惱！這裏沒有忘記那將同她作波蘭舞。又沒有尼可來齊，省會新聞主筆的兒子，唱歌給她聽，背詩給她聽。這裏又沒有一張桌子給她放點心待客。

新到 寄書多種

每冊九角
一冊四角五分
一冊一角五分

北京清華大學研究院實學社 實學月刊第三期出版

實價二角各書店各大學代售

北京政府與恐怖狀態(純)
北京公報與恐怖狀態(純)
北京公報與恐怖狀態(純)
北京公報與恐怖狀態(純)
北京公報與恐怖狀態(純)
北京公報與恐怖狀態(純)
北京公報與恐怖狀態(純)
北京公報與恐怖狀態(純)
北京公報與恐怖狀態(純)
北京公報與恐怖狀態(純)

，如今只剩了苦惱，就是有許多金錢又有什麼用呢？除了憂傷和盼望以外沒有別的！沒有平靜，沒有快樂，沒有住處……這就好像一個肥胖的廢人，雖是沒肥，却一步也動不得。……你知道安哲里卡已經做了超資長了麼？安哲里卡，那個蠢傢伙！我醉了噫他……天哪！我失去了你，我失去了我的快樂。我是一個痞子，我是一個下種，將來受末日審判，你憑我將如何懼怕呵？』

「你真是個神經病者。好！齊里戈夫省我還有點房產，你到那裏去罷。你如願意那所房子我可以送給你。那是一塊小地，很好！」說實話，很好的！」

樊亞露齒笑了。他忽然覺得他自己

玉皇閣下的神，西天古佛的神，十八層地獄的神，一時也數算不清。中國本來的神有多少！鬼的数目更多，死一個人，就生一個鬼！我們看了這許多鬼神，不免要問和德格魯特也同一的感想，替中國人頭疼！我們怎樣會有了這許多的神鬼？我們要這些鬼神幹嗎用？現在不妨把這些鬼神研究研究，看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中國本來有的神鬼，儒家和道家說的，各不相同。不過總不外是出在自然

現象上，或人事現象上，這些神，是因天然或人事的東西而與以神鬼的名。此外還有更多的神鬼，如關公杜若君等，是因死後而化為神鬼的。我們現在即從這兩方面下手研究：（一）屬於自然現象上的神鬼，（二）屬於人死後化的神鬼。

（一）自然現象上的鬼神——凡屬初民的社會，沒有不把自然現象當作一種神鬼的東西，以為有神鬼在其間為之主宰。所以世界上最初有的宗教，無不是多神或多鬼的形式。特耳·特爾·把他們統名為「自然宗教」Natural Religion，以其特點在相信自然現象中，如風雲雷火山川等，都有神靈存在，因而至千人自己所造的器用什物，也都以為有鬼魂附託，所以孔德Comte又稱他們為拜物教Fetichism，近來佛萊特·弗萊特·始按初民的思想觀念上講，定名為「有生說」Animism。

初民所以要有這樣的信仰，早年斯賓塞Spencer就說是起於人類的恐怖心Fear，法國杜爾康 Durkheim 一派主張 Group Theory 的人，雖然不贊成這種解釋，但是其他的說法，也只能說的一面。迭更生 Dickens 解釋希臘人古代的宗教說：『我們試想古代人類的心理，其首先遇到的，即是他們覺的自然勢力的迷惘與恐怖。赤手空拳的他們，時時在極可怕極恐怖。』

但凡是可能的各種情形，都要遇到，決不會遺漏。於是就有一個問題，糾纏住他們的心，不能去開：『這些東西，究竟是什麼呢？』後來，希臘人和其他有同樣環境的民族一樣，得到解答，不過希臘人其明白而決定的說：『那是和我們相同的些東西』，他們猜想每種自然勢力，都是神靈的東西，把天代為人的 Zeus，地化為 Demeter，海是 Poseidon……

如就是逐漸造成許多可崇拜的神鬼。The Greek View of Life (3-3 P.) 這一段描寫，雖然是文學家的「描寫」，但准也有八成近真。中國歷史上就有一段故事，告說帝堯初引用丁堯舜，要試驗他一下，把他「納于大麓」，去「觀察風雨」，不料「風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則「弗迷」。數千年以後的朱熹說：『愚謂遇風雷雨非常之變，而不震驚，非常因聰明神智，確乎不亂者不能也。』

看了這個故事，就可知道，風雷雨雨，是很可怕的，是可以使人「震驚失常」的，數千年後的朱熹還來有同樣的感想，不用說數千年以前身處其境的舜！其有中國人至現在也是極怕那些東西的。

人類對這些可怕的自然現象，惟一的處置，就是加以創造的解釋，以假想的說明那些現象的原因。雷聲了，說那是雷公發怒，大冰雹來了，說那是天帝降災下民，於是求神祈禱，以平神鬼的怒。這樣，遂使原來無希望而只與名其妙的心理，現在確有了主意，多少變成有希望的，雖不能說一點不怕，但試想和當初未有解釋以前，就純好多了。

中國人所以能有那麼多的鬼神，起先未必不是因這種心理構成，所以對於天地日月山川……等現象上，都要與以一種神鬼的名目。這種解釋，雖可以說明中國許多神鬼所以發生的原因。

但是我們要注意：這種說法，只是可以認為中國的鬼神所以發生的原因罷了，這種因不了解自然現象，而要用多神多鬼來說明的心理，只可認為是世界上最初民宗教的通常原則，在古代的中國人，也不能外乎這種原則罷了，假使若就要以這種信仰，代表中國人的宗教，那却是說不過去，中國人直到現在，向都是多神多鬼的信仰，然而這些信仰，我們應當把他分別清楚，裏邊有許多是從印度來的，充滿十八層地獄的鬼，管理陽世和陰間事件的許多神，細察起來，無一不帶印度的臭味，這一部分的信仰，我們且不論，而

除過這一部分以外，中國人對於鬼神，却另有他們特殊的觀念，鬼神能在中国人心理上這樣長久的存留，也有他們特殊的意義，所以，我們若是以「自然宗教」或「有生說」的見地，範圍古代中國人的信仰，未嘗不可以，然而却不能說這就是中國的宗教，如德格魯特所稱『萬有靈魂說的宗教』Universalistic Animistic Religion 或「多鬼教」Polylembism 的樣子，關於中國宗教的問題，現在不能去說，我們只先看看中國人對於那些多自然現象上的鬼神，和「自然宗教」的有些什麼不同，他們對於鬼神的觀念究竟如何，此外再多少說些和鬼神的關係。

中國人信仰的鬼神，和「自然宗教」最不同的地方，第一，是他們對於自然現象，另外已有了相當的解釋，並不拿鬼神當作自然界的主宰，以說明宇宙，第二，從根本上說，一切活動的 Hylomorphism，神人合一的 Anthropomorphism 鬼神見解，中國人很早就已經知道是沒有，不去相信，第三，中國人經過理智的考量，仍然把鬼神的應在心理上存在確定了，這樣的結果，產生了一種特殊的鬼神觀念，我們在下也就把這三點說明。

（一）在春秋以前，那時人們的思想如何，我們沒法了解，但是我們不能知道他們的鬼神信仰，却正是可以知道他們那時的信仰，如後世很少關係，到紀元前六世紀間，我們才看見老子的哲學，老子是一個極明白主張自然主義的，照平常哲學史家的眼光觀察，在他以前，一定還有半宗教的主張，我們所熟知的老子一句話，如：『天地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俱如此類，不必盡舉。他的特點，在不假借任何神鬼的存在，以解釋天地萬物。

他以為自然現象的生成，全由一種恍惚無定的道。這種思想，不惟失却了有神有鬼論的根據，而且積極種下自然主義的根源。使後來的莊子一直到淮南子王充漢朝一般思想家，都向這方面走去。

儒家的思想，應當發生更，但是孔子以前是怎樣，我們也不得確知。惟其數言「天道」，這個「道」究竟是什麼，我們能看見孔子的解釋。易繫辭傳說：『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這是說天地是變化的。天地本是同定的，什麼東西在那裏變而且化呢？繫辭說：『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謂陰陽動而生爻，俱如一往一來一闕一闕的樣子，非如磨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要，盛德大業至矣哉……』

這是說因一陰一陽的動而生出變化，以鼓成萬物，所謂『曲成萬物而不遺』的。又說：『閼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闕一開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

這是說因變化而有丁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至謁，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因其象而又形成器。這都是天地萬物，人事萬物的根源，都是陰陽的動變化來的。天地變化，生出這許多東西，這「生生不休」的易，就是「天道」。儒家雖多言鬼神，然而却並沒有「一種或多種的主宰宇宙，擬人的最高存在者。儒家的這種宇宙觀，恰和老子相彷彿，儒家也許根據更古老的理想，指定陰陽兩神物質，為天地萬物的根源，而老子却取了「有」和「無」的兩個公名。但在不以活物解釋宇宙的一點上，却同樣都是「自然主義」的精神。

（未完）

少年維持之煩惱

晨報 水 常用 一元二角 男 女 生理 學 論 一元二角 武 湖 二 角 六 月 十 三 日 二 角 六 月 十 三 日 二 角

晨報副刊



中國古代的成人禮（冠禮）（續） 江紹原

我們已根據儀禮士冠禮篇，敘述士階級的冠儀，雖則我們不承認儀禮這部書是周公或孔子制的禮經，而只說它所著錄的許是流行於「戰國時代」的相傳的禮。士的冠儀既然如此，大夫，諸侯，天子的又如何？黃以周提醒我們過，儀禮裏的士冠禮，可說是「兼士自冠及士冠其子」而言的。此刻我們討論天子諸侯大夫的冠儀，也要參顧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子。

天子諸侯大夫及其子的冠履，與士冠
僕同否？如不同，不同在哪裏？
討論這個問題之先，我們最好約定一
事實算我們的規條：不必否認自然的事實
上雖然的真不同，但是事實上沒有而由
後人虛造出來的假不同，却不可承認。
這一點 *Precedent* 是必要的，因為據「
內行」說，僞古書中儘有不少的僞古制，
僞古禮。

我們先把古書裏與本題有關的材料抄錄于下：

(1)「記冠義」(這是十冠禮篇末的一個附註，我們雖不必說它是「七十子所記」，却可以認它與主文不同出於一人。小說另有「冠義」，真與此相混。但郊特牲篇末的「冠義」却與「記冠義」文同，僅多數句。)(「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婚，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未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得人，德之殺也。」如其我們沒看錯，這是說天子之子，公侯大夫及其子，其所守的冠禮初本與士冠禮無異，而不是說天子公侯

大夫及其子，本不行冠禮。記者既然因「古者五十而後婚」，斷定大夫冠禮之本無，我們也可以因「古者」年幼的男子不見得能被人家奉爲君王胥長，於是推測（1）（即位後始冠之事與夫（2）異於一般入）的冠禮之君王冠禮會長冠禮，也不能見於遠古。我們這種膽大的推論，記者或不能有。然他敢昌言天子之子猶士，與夫公侯冠禮起於夏末，足見他的見解實在勝過那些主張階級差別的人。遠古概近全民主義的精神之禮制，是記者提醒我們的。我們該感謝他！

(2) 左傳載襄公九年，晉悼公伐鄆而還之時，與季武子的諍語：晉侯曰，「君（指魯襄公）可以冠矣，大夫盡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櫛櫛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饒處之。今寡君往行，未可具也。請即兄弟之國而假焉。」晉侯曰，諾。公還及稱，冠於成公之廟，假饒昭焉，禮也。」

(3) 國語，晉語載晉趙文子既冠，
陸績去見韓武子，范文子，韓獻子，智武
子，張老子所得的訓辭。文長不錄。
(比較「士冠禮」士既冠「以筭見於鄉大
夫，鄉先生」)。

(4) 說記，玉藻：「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纓纁，諸侯之冠也。」比較「記冠義」的始句：「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即「齊」字）則緇之。——其義（緇在纓之州端，下讀以爲飾）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閱者看消：「記冠義只說天子之子亦行士禮，與

夫緇布冠之纓是後起的，而玉藻却云緇布之冠不及天子，又寫明玄冠朱纓纓爲天子之冠。緇布冠纓纓爲諸侯之冠。我們看了，固然可以說二者互相發明；但是如其說玉藻更確定的主張張別禮，總不爲過。還有一個點，讓我們也放在心裡：玉藻只說大夫諸侯的冠異於旁種人的，然尚未說冠之數也不同。

(5) 禮記曾子問(上巳邪、今再引)：「天子賜諸侯大夫(案皆孤子)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醢，無冠醢。」此處亦未有冠數；但是看下一書怎樣。

(6)大殷記，公冠篇：「公冠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於席，既醴，降自阼。其拜自爲主者，其降也自西階以異；其拜賓與公同也。公玄端與一朱本「與」作「以」皮弁皆裸，朝服素禪。」公冠四加玄冕。饗之(賓也)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席云，亦饗時也)皆玄端(席云，君臣同服)，其醴幣朱錦絲四馬，其虛(賜也)也同。天子儼

其冠皆自（戴玉環女士根據說，疑此「自」字爲「公」字之訛）爲主，其禮與士同，簪寶也皆同。」這是明確主張差別之禮之語：（1）天子諸侯的冠禮應與士有別：曰自爲主，曰禮後降自阼階，曰四加冠，曰以盛饗簪寶鬋寶。②（2）甚至於天子諸侯之適庶子，其冠禮也應自爲主（或公爲主）。「唯屬清楚的人，必能認明這與「天子之子猶士也」的精神，相去已經够遠。但再再往下看王肅的伎倆：

（7）家語，冠冠：「招降，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

第一四一四號

中國古代成人禮（冠禮）

女
湯
鶴
逸

趙景深評

徵求

中華民國十

五年七月七

星期三

[illegible]

子曰：其禮如世于之冠：冠於辟者，以著代也。雖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禮天子之冠，上猶士也，其禮雖變，天下無生而自者故也。以上自「冠」起，抄「記冠義」。

「冠義」必於廟廟，以標義之禮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案此抄左傳）所以自卑而尊先朝，示不敢擅也。僖子曰：天子未冠而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者人之所尊，何冠之有？僖子曰：然則諸侯之冠與天子異？孔子曰：有義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人君無所殊也。僖子曰：今鄉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也，及之末章也（案此句又抄記冠義），有自來矣，今無義焉。

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冠立，周公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朝以見諸侯，示有君也。……僖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爲賓主何如？孔子曰：（案以下抄大戴公冠義）冠則以卿，賓無介，公自爲主。御賓，揖，升自阼，立於席北。其禮也則如士，變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階。諸侯非公而自爲主者，其所降自阼階。諸侯自西階。諸侯試目看清：大戴「其降自爲主者」，殺王廟改爲「諸侯非公而自爲主者」——於是不但諸侯之冠與天子不同，而且諸侯之中，公與非公的冠也分出高下了。其降自爲主者，自然可以包括士、士之爲公子者自己爲主與賓，見士冠禮篇。）玄端與皮弁與朝服者，公冠四加玄纁。其醴幣於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之冠，皆天子自爲主，其加與士無異，案食寶也皆同。下篇所以「改大戴」天子之冠義焉。爲「王太子庶子之冠義」，動機非常明顯：這樣一改，既可以把王太子庶子冠禮的等級提高，又可以取消天子與諸侯同禮之說——消極的提高，天子的冠義。可惜禮的實改本不高明，因既云太子庶子之冠與公同，下面又說「天子自爲主，其禮與士無異」，豈非自相矛盾？馬師露出。而且他的賡子說：太子只改「天子之冠義」爲「太子庶子之冠義」，而不改彭明較著，信孔夫子的口，說公四加而天子五加。王廟之所不敢，另一位孔先民却敢。諸位往下看。

（3）小戴冠義孔疏：「此記是士禮，故三加。若大夫亦同。士冠禮云：『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是大夫禮冠用士禮。若諸侯則有冠義，故左傳云：公冠用「裸」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其加則四而有玄纁，故大戴禮公冠四加也。諸侯四加，則天子亦當五加冕冕也。」

另一位劉向劉先民的「馬師」，也被我們看出。讓我們把他的文放在這裏：

（9）說苑，修文篇：「公冠自以爲主（好句法啊好句法），卿大夫，卿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纁與皮弁皆必朝服玄纁四加，又是好句法啊好句法。」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其禮與上同。……我目有猶！劉先民是說「諸侯太子庶子冠，其禮與上同」——換言之，與公冠同。我們不是方才批評過王廟嗎？——既說王太子庶子之冠與公冠，又說「其禮與士無異」，是不通的。好了，劉先民有法子彌縫了：他只把「其禮與士同」五字，輕輕易易爲「其禮與上同」，就可以使天下人都瞞過了。自然，這也許是刻薄了字，不過我用的却是明版說苑。而且家語只云「王太子庶子」四加，說而則云「諸侯太子庶子」四加。諸侯之子四加，天子及其子又當如何？至此而「天子之元子納士」之精神，已滅滅殆盡矣。

▲附注：同節上字，也頗有：「The same plan.」題目是周成王的冠義，文則與大戴，家語均不同。

（甲）大戴公冠：「成王冠。周公使祝嘏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嘏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商於時，惠於財，親賢使能。」

（乙）家語冠義：「成王年十三而冠立。周公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於廟，以見諸侯，示有君也。周公命祝嘏作頌曰：祝王達而末幼。祝嘏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商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冠服，去王幼志，心憂服（真不通），欽若昊天，六合呈式，率爾祖考，永永無疆。此周公之制也。」

（丙）說苑：「成王將冠。周公使祝嘏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嘏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商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於此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The same plan?）寫公冠義的人，把冠成王之事附在篇末（如其全篇雖出於一人之手），假不外暗示天子與公的冠義相同。劉向未必主張天子亦四加，所以他的「祝辭四加而後退」一句即費解。但他改「達於年」爲「達於儉」的動因，卻很明顯，讀者請看下面第四分論。

「祝辭」之處。王廟在祝辭外懸空懸出幾句不通的冠頌，又說是「周公之制」以欺人，最爲可笑。他如如此想實弄那幾句話，至於以「冠頌」名篇！

（10）我們看了以上的九段書，可以知道天子諸侯大夫及其子的冠義與士冠義究作何比較，蓋久無定說。陳群曾把士冠禮，玉纁，公冠，孔疏，家語裏的材料，組成下說：「諸侯始加布冠纁緌，次加皮弁，三加爵弁，四加玄纁。天子則始加玄朱組纁，次加皮弁，三加爵弁，四加玄纁，五加衮冕矣。鄭特性言玄纁朱組纁天子之冠，緌布冠纁，諸侯之冠，鄭氏皆以爲始冠之冠。家語稱成王冠纁辭曰：去幼志，心憂服。則始冠之所加，與士無異也。家語曰：王太子之冠亦諸侯四加，則天子五加可知矣。諸侯四，則其子三加可知矣。王太子四加，而禮記（指小戴冠義）言天子之元子納士者，非謂加數也。」然則何謂「我們需要請教。不難別史料採用以 reconstruct 古禮，其結果只能是陳氏的這種整齊然而不足信的系统。

（11）最後，我們要引述世佐的一段話。這段話的上半，指示古書裏關於天子諸侯大夫冠義的材料所給與我們的 position，下段則述他自己的論斷。我們希望諸位讀上半時自己想想：我們如其對於材料先作一番辨偽的功夫，可以免去多少「大小戴記，家語，左傳，國語諸書，及儀禮之記」所論天子諸侯大夫冠義之有無，何其難也！有謂天子諸侯位已冠，無冠義者（家語）。有謂天子之元子，諸侯之世子，其冠與古士冠同者（家語，與記冠義所主張）。有謂諸侯大夫因喪而冠，後不改冠者（曾子問）。有謂諸侯大夫年未五十納服士服行士禮至五十乃命，所以無冠義者（記與鄭特性所云）。此皆論其無者之據也。曰天子冠者（爲家語，公冠，玉纁）。諸侯王太子世子之冠與士異者（有家語，公冠，玉纁，左傳）。言大夫冠者（爲國語）。此則論其有者也。或一論而異議，或一篇而異詞，讀者幾能不知所從矣。（下半）然其說蓋各有指焉，未可是彼而非此也。夏以前諸侯無冠義，周以前天子無冠義，春秋以前大夫無冠義。凡言無者，皆據本古義以見世代之升降。而其中有二說焉：即位已冠，爲繼世者言之也；五十乃命，爲繼世者言之也。至於除喪不改

▲新到 寄售書多種

馬初讀集第三集 一冊九角
教育實錄法 一冊四角五分
附錄

北京清華大學研究院實學社
實學月刊第三期出版

上海的大搶案 (文)
工會與保衛團 (文)
法國獨立黨內閣成立 (法)

，從晚間過去的。……格羅和士基爾了，以後，繞着別墅，整整的走了一個禮拜，他好像瘋了，也不吃，也不喝。八月他得了寒熱病，九月他就出了院門。他現在也愛喝酒了。……他希望酒裏得安樂。他將一切幸福都遺棄了，但是，這個可憐的人，他終不能忘記那小貓臉的可愛女子。……人不快快樂樂的死也不受憂愁的死。格羅和士基爾都歡白了，但他沒有死：他一直活到今天。……他從遠處跑來要看一下呢沙。……他從亞瑟那裏，讓他永遠住在她家裏。他住在亞瑟那裏，直到今天還住在那裏。

今年我碰巧到亞瑟那裏去。我看見男主人和女主人正在那裏吃晚飯。……亞瑟看見我來，非常高興，他把好東西都讓給我吃。……他長得矮了點，臉有點虛胖，雖然眼紅，看起來似乎養得很好。……他還沒有掉頭髮。呢沙，也長肥了些。肥胖於她是不相宜的。她的臉不像小貓了，唉，可惜！只像個海豹。她的頭向上長，向外長，向兩旁長。他們的生活過的是頭等的。他們的東西很多。房裡的僕人和食物簡直像流水一樣。

我們吃完晚飯，便閑談起來。我忘記了呢沙不會彈鋼琴，我使要求她彈奏一曲。

亞瑟說：「她不會彈琴，她不是樂工。……好，伊凡，叫格羅和士基爾！他是幹什麼的？」亞瑟轉身又向我說：「我們的樂工就要來了；他會彈吉他的。我們把鋼琴留給米基住。我們要他教米基住。」

五分鐘後，格羅和士基爾走到房間裏來。……睡容滿臉，髮亂小梳，髮長不難。……他走進來，向我鞠躬，坐在一旁。

亞瑟向他說：「你看，誰睡得這樣早？你真是個懶惰！你總欲睡，就喜歡睡。……睡！睡！睡！給我們彈一曲動人的。」

格羅和士基爾調了調吉他的，開始唱起來。

「昨天我期待我的愛人……我聽着歌聲，望着亞瑟泰然的容顏，心裡想：『可惡的畜生！』我彷彿聽見了哭聲。……格羅和士基爾完了，向我們一鞠躬就出去了。」

他出去後，亞瑟說：「你想，我有什么辦法？我被他擾擾壞了！白天他總是亂想心思，……晚間他就哀哭……」

睡覺，但在睡夢中還要嘆氣，哀哭。……這是一種病。……你想，我沒有什麼辦法？我簡直想不出法子來。……他不睡我們睡。……我怕他有神經病。……人都以為我待他不好。……究竟那一格待差了他？他同我們一同吃嗎？只是我們不給他錢。……要是給他錢，他又拿去買酒，或是化掉。……那又要麻煩我了！上帝恕我，他是一個罪人呀！……他們留我們在那裏過夜。第二天早晨醒來，聽得隔室亞瑟在罵人。……「警告，警告，會把你腦袋都撞破了！誰叫你自己把事情做錯了！木頭，想想看！聰明一點！你怎麼不說話呀？」

「我……我……錯了，」一種求饒的低聲說。……這聲音像是格羅和士基爾的。……格羅和士基爾我到車站。……他低聲對我說：「他是個暴君，他是個和氣人，但却是個暴君！他簡直一點良心也沒有。……他苦了我！要不是爲了那個女子，我早就走了。我捨不得離開他。……雖然是個暴君，總比離開她好受些。」

格羅和士基爾嘆了一聲，又說：「她有個小孩……你看見過麼？那真是我的兒子……我的……她立刻會知道她的錯誤，又要來愛我的。……她也受不了他。」

「你是個窮小子，……我忍不住向格羅和士基爾說了。……是的，我的心軟弱得很……那是實在的。……我生來就是個弱者。……你知道我是怎麼生出來的麼？我的繼父殘忍的壓迫一個小書記——他待他真殘忍極了！他要把他毒死。……我的母親心腸很軟。……她是平民，是女工。……她是個愛那小書記的。……所以我便生出來了。……一個受虐待的書記之子。……我怎麼能有堅強的意志呢？我從那裏去尋這堅強的意志呢？第二次鐘響了，車快開了！……再會。……請再到我們這裏來玩，請你不要把我告訴你的話對他說呀。」

我和格羅和士基爾握手道別，就進到車廂裏去了。……他在車前鞠躬，轉身跑到水桶邊——我想也是口渴了！（完）

神鬼與中國人

梁佩章
儒家和老子的這種思想，到了漢朝，更有較細微的發展。……我們知道漢朝的思想界，是一個已經把儒道混合在一塊而強要分立的時期。……那時候的思想家，一方

採用了老子純粹的自然主義，而一方又取了儒家的陰陽說。……舉一最顯明的例，比方淮南子上的天地觀。

「……這始於虛無，虛無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涯限，清陽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凝滯而為地。……天地之氣，精氣陰陽，陰陽之專，精為四時，四時之散，精為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大氣之精者為日，積陰之寒氣生水，水氣之精者為月，日月之精為精者為星辰。……陰陽相薄，或而為雷，激而為霆，亂而為霧，陽氣盛，則散而為雨，陰氣勝，則凝而為霜露。」（天文訓）

看了這一段話，就可知道那時的人們，對於自然現象，已有一種什麼樣的解釋。

（2）自從道家的自然主義發生，我們會說，一方面是積極的極下自然主義的根源，而一方面是破除了有神有鬼的思想。……在戰國時莊子列子韓非子等，都不相信有鬼。……我們看以「明見」自任的墨子，書中數稱「無鬼論者曰：『可見當時鬼的信仰，已很衰落，遂有去「明」的必要。……這種思想，並不限於道家，即儒家的不談鬼兒，已很顯然。……緊辭傳中可稱的，乃是：（未完）

徵求

「在澳洲的土著中，幼年人有許多種東西不許入口；他們長大，漸漸的受這禁令的束縛。……例如澳洲東南部的一個部落，禁止男童吃袋鼠與巴地瓜；大人對他們下警告，說他們假使不聽從，遲早之間一定生病，全身潰爛，沒準兒連性命也不保。……另一個部落的青年男女如其吃了鴉鳥，鳥蛇，或刺蝟，據說非病即死，口中呼喊着的聲音和所吃的那種動物一樣，因為那動物的靈魂，其已經進了小人的身體。……人相傳沒成年的人吃狼肉，必有後災。」

世界旁處的未成年的人，在飲食上似乎都受一定的限制。……我國如何？我國各處有那些平常的東西，是大人雖可以吃而兒童和年輕的人絕對禁食的？

敬請我的師友和旁人，各舉所知以對。……消息的來源和傳說流行的地點或地域，請註明。……如有相伴的解釋，並乞寫示。……函寄後門大院五號江紹原收。……徵求的結果不論多寡，將在「冠冕」一文中披露。

我的經驗使我深信這一次的徵求，必也可得到諸位的合作。